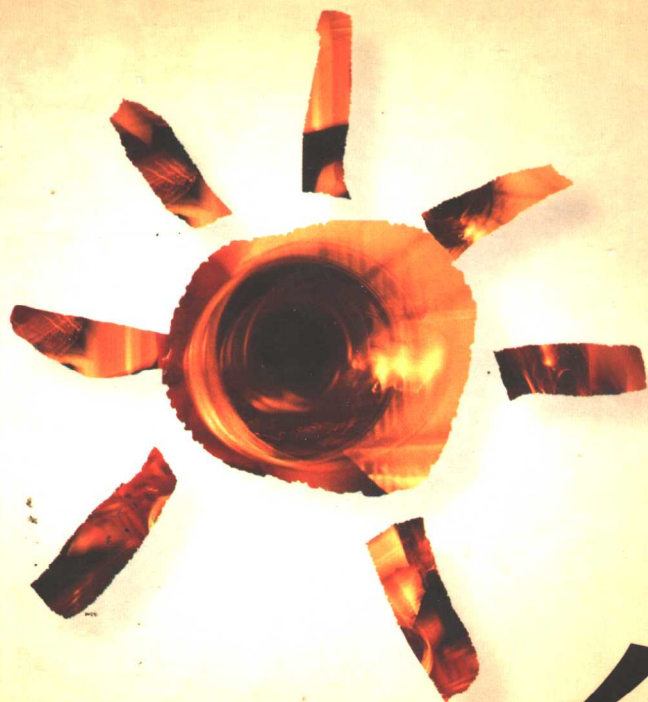


曹利军 著



金 太 阳

作家出版社

曹利军 著



金 太 阳

作家出版社

S1725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太阳/曹利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5
ISBN 7-5063-2372-9

I. 金…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1562 号

金太阳

作者: 曹利军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一舟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10 千

印张: 12.25

插页: 3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72-9/I·2356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夜沉下来了。入夏后的夜晚懒散而倦怠，在滞重与沉闷中极不情愿地合拢了大幕。苍穹没有月，也没有星，如同宣纸上渗出的墨。不过，这对于柳城最繁华的地段马缨街来说，似乎算不了什么。时间关闭了天色，却给长街上银色的路灯、闪烁的霓虹灯和绚丽的广告灯箱提供了争奇斗妍的空间。平坦如砥的长街之上车流如织，弹射着金属漆与电镀的光芒。轿车的喇叭声与自行车的铃声裹卷着街边各种商店里传出的混杂音乐，激动着小摊贩或低或高或粗或细的叫卖声。

马缨街被迟来的夜晚激活了，显得生机勃勃，热情荡漾。

于是，人行道上身着各种服色的行人被色彩绚烂的灯光涂花了脸，也涂花了心，极不安分地在五色斑斓琳琅满目的商店里进进出出。

新世纪大酒店的门前，灯光似乎单调一些，地面也似乎开阔一些。酒店靠西侧停了一溜各种型号的小轿车，中门右侧台阶下，坐着一个长发瘦脸的小青年，熟悉他的人都管他叫宝蛋。酒店大厅清

一色的莲花灯透过落地窗映出来，将这个蓬头垢面的小青年照得十分清晰。他身体两侧各有一个带把儿的木墩儿，屁股下坐着一块皮子，皮子的四角拴了麻绳，如同西裤背带似地套在肩上。他的两条裤管儿高高挽起，裸露着一小截儿右腿和半条左腿，肮脏而可怖。他面前摊着一块皱巴巴辨不清颜色的布，布上散落着几张小面值纸币。有人从他身前匆匆走过，又想起什么似地折回身，掏出一两毛零票扔到那布上，然后离去。

新世纪大酒店的中门里出来一位穿制服的“保卫”，站在门口指着地上的宝蛋说：

“喂，要饭的，离远一点！”

宝蛋便将面前那块皱巴巴的布团起来，塞到怀里，又从地下提起一个装着几个西红柿的塑料袋，也放进怀里。然后双手拄着木墩儿，朝一侧挪了几下，又将塑料袋放下，将那块裹着纸币的布拿出来，在地下铺开。

这时，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在街面上打了转向灯，缓缓地朝酒店门口驶来。

这样一个夜晚对于坐在车上的金瑞来说，本来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不过是忙完了一些事情，准备到这里随便吃点饭。今天开车的是球皮，坐在车后的是三位聋大哥，像这样的情况也没什么特别意义。球皮是他最好的兄弟和最得力的助手，三位聋大哥是他的保镖，逢了有活动总是将他们带在身边。

球皮下了车，三位聋大哥也下了车。他们从轿车后备箱里提出一个折叠式轮椅，打开后推到金瑞开车门的位置，扶金瑞坐了上去。

就在这时候，两个染着五彩头的小伙子从东边过来了。两个人喝了太多的酒，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就在酒店的门口，其中一个穿花衬衫的人与迎面过来的一位留长发穿米色丝裙的姑娘撞了个满怀。

“你他妈的瞎了眼啦，敢撞老子？”“花衬衫”推了长发姑娘一把，恶狠狠地骂道。

“说不定看上你啦!”另一个留马尾巴刷子的男子笑嘻嘻地说。

“那好呀,跟我走吧。”“花衬衫”上去拉长发姑娘的胳膊。

“放开!”长发姑娘用力挣脱了。

“哟嗬,真是个瞎子,大哥你看她真是个瞎子。”“马尾巴”兴奋地叫道。

“我看看。”“花衬衫”上去就摸那姑娘的脸。

长发姑娘果然看不见,直到对方的手摸到脸上,才像被蜇了似地抖了一下,本能地朝后退着。她转身正要走开,突然绊在一辆自行车上,连人带车子一同摔倒了。

“哈哈……”两个男人开心地笑着。

这时候酒店门边地上的宝蛋刚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个西红柿,将烂了的地方一口咬掉,吐在一边,正打算吃,见了刚才这一幕,气愤地嚷道:

“俩男人欺负一个瞎眼姑娘,真不要脸!”

也许是压根儿没听见,也可能并不介意,两个男子哈哈笑着进了酒店,站在大厅西侧的一张餐桌前与两个就餐的人说话,看样子并不打算吃饭。

坐在轮椅上的金瑞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扭头对球皮说:

“球皮,去把那姑娘扶起来。”

球皮过去扶那位女子。金瑞将轮椅摇到那个无腿小青年跟前,问道:

“你替那个瞎眼女孩子说话,不怕挨揍?”

坐在地上的宝蛋打量了一下系着领带,衣冠楚楚的金瑞,觉得他虽说也是个残了腿的,但毕竟面色光鲜,还坐着高级轮椅,不由产生了敌视情绪。他倔强地一拧脖子:

“挨揍就挨揍!”

这时球皮已将那个盲眼姑娘领到了汽车跟前。

“你想不想教训一下那两个小子?”金瑞不动声色地问。

坐在地上的宝蛋两眼立时冒出贼溜溜的光来：

“好呀！我要是有腿，早灭了那俩小子了。”

金瑞点点头，说：

“你袋里不是有几个烂西红柿么？等那两个小子出来，你就把西红柿扔到他们脸上，剩下的你就甭管了。”

宝蛋兴奋地说：

“这个我在行。可惜这是西红柿，要是臭大粪就好了……反正不能便宜他们。”宝蛋灵机一动，欠起屁股摸索一阵，朝塑料袋里的西红柿撒了一泡尿。

金瑞缓缓将轮椅摇到桑塔纳跟前，小声对球皮嘀咕了几句，同时边说话边向三位聋大哥打手语。几个人同时隔着落地窗注视着大厅。

盲眼姑娘在旁边默默地垂泪。金瑞悄悄看了姑娘一眼，见她披散的长发乌黑闪亮，瘦削的瓜子脸莹洁如酥，蓄满了泪水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烁烁烁，有一种脆弱而凄楚的美，不由生出怜惜之情。

“姑娘，你运气好，赶上金大哥看不过眼，打算替你出这口气。”站在旁边的球皮说。他很轻易地揣摩出了金瑞的内心想法。

“我要回家。”盲眼姑娘说。

“花衬衫”和“马尾巴”朝外走，餐桌上的两个人也结了账一同走出餐厅。此时，他们不是两个人而是四个人了。

也就在金瑞考虑该不该动手的时候，门边地上的宝蛋发话了：

“喂，小子，瞎了眼啦？踩着老子的脚了。”

“臭小子，你他妈的要是脚就不用要饭啦！”“花衬衫”笑嘻嘻地说。

地上的宝蛋直着脖子嚷道：

“小子，你生了儿子两腿叫车轮子压断了，你的断腿儿子也得上街要饭。这还算好的，要是你儿子生下来就没屁眼儿，吃下要来的饭都没出口。”

“你他妈的……”“花衬衫”勃然大怒，正要上前动手，被旁边的伙伴拉住了：

“算啦算啦，一个臭要饭的，别理他。”

“没那么便宜。你们欺负了人家女孩子就没事了？老子这叫替天行道，为武林除害。接暗器——”宝蛋掏出袋里的西红柿朝那几个人砸去。

金瑞没想到小家伙虽然没腿，两只胳膊却十分利落，就那么扬了几下，西红柿便在那几个人身上炸开，一颗正中“花衬衫”的门面，血红的西红柿汁顺着面颊淌下来，另外几颗也分别砸在其余三个人身上，有一个穿白T恤的胸前就像开了一朵大红花。

“花衬衫”和“马尾巴”冲了上去。“马尾巴”提住宝蛋的后衣领正要动手，不想身后被人拍了一掌，刚刚一转身，身体下部的“要害处”就结结实实挨了球皮一脚，他闷哼一声蹲在地上，身体蜷成一团。此时“花衬衫”的面门上也挨了聋大哥一记老拳，这一次流出的不是西红柿汁而是殷红的血浆。从酒店跟出来的两个同伙看来不是打架的行家，倒是挨揍的里手，俩人往地上一蹲，两手抱住头，任凭对方的拳脚雨点般地在自己身上招呼。两位聋大哥就像踢打两个包袱，最终打不起什么兴致，便住了手。

满脸是血的“花衬衫”架起蜷成一团的“马尾巴”跑了，另两个挨了饱揍的小伙子也跟着跑了，身后追着宝蛋一连串尖声大笑：

“哈哈哈哈哈……这就叫以卵击石，自取其辱。”

四个人跑出几十米后，“花衬衫”回身指着球皮等人，咬牙切齿地说：

“小子，有胆量就别走开。看老子不收拾你！”说罢，扶着“马尾巴”跳上一辆出租车，溜烟走了。

剩下两个光会挨揍的“大包袱”，一边看着身后，一边手指着球皮他们：

“你们要跑就是狗娘养的，等着给我们老大磕头吧！”

“他们叫人去了。”球皮对金瑞说。

“金大哥，你们快走吧，他们叫来人就糟了。”站在车旁的盲眼姑娘开口了，话语中充满了关切。

金瑞本有心要走的。如今他越来越信奉一点，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气也出了，不如一走了之来得干净利落。可是，不知为什么，当面前这个容貌姣好神色凄凉的盲眼姑娘对他表示出担忧的时候，他反而不好意思离开了，再说对面还坐着一个仗义相助的半大孩子。他苦笑了一下，对球皮说：

“看来，今天这饭得晚吃一会儿了。”

球皮会意，立刻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是我，球皮。老大在新世纪大酒店门口撞上卖核桃的了，你们来一下。”

“风琴，风琴……”街对面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高声喊着，奔过大街来到轿车边，一把扳过盲眼姑娘的肩膀，将她浑身上下打量了一遍，二话不说，拉起她的手就走。

叫风琴的盲眼姑娘极不情愿地被那个小伙子拽着过了大街。也许是风琴对他说了些什么，戴眼镜的小伙子又拉着她返回来，走到金瑞身前，说：

“你就是金哥吧？我叫周亚文，是丰化集团一分公司的，谢谢你帮了我妹妹。”

“小意思。”金瑞淡淡一笑。

“谢谢你，金哥。”叫风琴的姑娘也由衷地说。

这时从街东面风驰电掣般地驶来一辆金杯牌中型面包车，在金瑞他们跟前“吱”地一声刹住了。坐在前边的一个小伙子探出头来问：

“金大哥，核桃呢？”

“还没来呢，等等吧。”金瑞说。

“金杯”面包车驶上了酒店门前的停车位。车里一点动静都没

有。

这时，在酒店西边大约几十米开外的地方，停下两辆“面的”，车门开处，“花衬衫”和“马尾巴”率先跳了下来。

“他们还在那儿！”在路边负责监视的两个“大包袱”说。

紧接着，前后两辆“面的”里呼啦啦下来十二三个小伙子，有的拿着斧头，有的提着木棒，还有的握着短把铁锹，气势汹汹地朝这边赶来。

球皮将指间的烟放在唇边吸了一口，然后狠狠摔在地上。

这时候，“金杯”面包车的车门“哗”地一声打开，从车上涌出二十多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手里拿着清一色的二尺长的无缝钢管，生龙活虎地扑向对面赶来的人。刹那间，两拨儿人遭遇，一场惊心动魄的拼杀展开了。

“喂，这儿危险，领你妹妹回去吧。”金瑞平静地说。

“这样也好。我先把她送回去。”戴眼镜的小伙子拉起妹妹的手，急匆匆地穿过了大街。

新世纪大酒店的西侧，激烈的打斗正进行着。行人都躲开了，站在远远的地方观看，酒店以及街两边商店的玻璃窗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人头，注视着外面鲜血淋漓的惨烈场面。

惟有一个人对眼前的一切熟视无睹，那就是坐在轮椅上的金瑞。打斗双方的叫骂声、铁器的撞击声以及身遭重创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但金瑞却充耳不闻。他手捏着一支香烟，轻轻地转动着，转动着，微低着头，脸上浮现着恬淡的笑容……

2

……

凛冽的夜风尖啸着，一阵紧似一阵，拼命摔打着楼梯口的一扇

窗，发出一声又一声惊心的厉响。职工医院的大厅里灯光昏暗，阒无一人，外面肆扰的狂风更增添了楼内死一般的沉寂。梅萍在楼道里走着，整座大楼回响着她空洞的脚步声。“嗒嗒”，“嗒嗒”……随着这空虚的声响，楼梯口那盏昏黄惨淡的白炽灯将她的身影拉长了。梅萍忽然觉得头皮一乍，后背冷嗖嗖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加快脚步，走向楼道尽头的那间病房。房门紧闭着，屋里漆黑一片。她推开房门，伸手按下了电灯开关。日光灯闪了几下，亮了，房间里有了启辉器的“嗡嗡”声。空荡荡的病房里只有一个布满灰尘的氧气瓶，剩下的便是汉风那张病床了。

汉风在床上躺着，闭着眼，嘴巴微张，两手搭在被子外面。她回来晚了，汉风等不到她来，自己睡着了。她按自己的思维逻辑这样想着。可是，当她走到汉风床边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表情怪怪的。结婚七八年了，她见过他无数次梦中的神情，惟独没见过今晚这副模样。她抓起汉风的手，打算将它放回被窝里去。也就在这一刻，她感到汉风的手如同生铁一样冰凉冰凉！

“汉风！汉风！汉风——”

尖厉的惨叫撕裂了大楼内的沉寂。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闯了进来，探了探汉风的鼻息，照了照汉风的瞳孔。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不——汉风，你不能死！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

梅萍恸彻心肺的叫喊穿透了遥远的空间……

梅萍醒来了。这是一个初夏的午后，一阵徐徐的微风掀动着窗幔，摇得窗外的白杨树“沙沙”作响。这便是她梦中凛冽的大风么？

梅萍躺在床上，静静地望着微风鼓动的窗帘，心中蕴结着难以摆脱的惆怅与哀伤。

为什么时隔六年之后，当初的那一幕却一次又一次在梦中重

现？

.....

在柳城东南巨峰山下一个依山傍河的小村庄里，每逢朝阳初升的时候，便有一群孩子出了村子，走过小河上的独木桥，去乡里的一所学校上学。孩子们又跳又叫地朝前跑着，无意中将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儿，又瘦又小的小女孩儿甩在了后边。每逢这个时候，孩子群中便有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儿停下身，独自一人耐心地等着远远落在后边的小女孩儿。

那个站在路边的男孩儿叫汉风，那个吃力地朝前奔跑着的小女孩儿叫梅小萍。

许多年以后，理工学院毕业的汉风在迪佳公司当副经理；师范学院毕业的梅萍在柳城第五中学当语文教师。

如果没有那个狂风似浪暴雨如潮的上午，汉风和梅萍也许会像许许多多的恩爱夫妻一样，在蓝天下共同沐浴着生活的灿烂阳光，直到永远。

瀑布般飞泻而下的暴雨在山岭沟壑间狂浇滥洒，激起了巨大而迷蒙的水雾。水雾在暴雨的肆虐中蒸腾着，四野茫茫。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无声地坠落在通往省城国道的一座桥下。

雨停了，人们在奔腾裹卷的洪水中发现了那辆黑色的奥迪，自然也就发现了重伤的司机和口鼻中溢出鲜血的汉风。

他是到省城与外商洽谈合作项目的，没想到却改道去了医院。

他做了两次大手术，捡回了性命，却伤到了脊椎，下半身永远失去了知觉。

当初，大夫把可能想到的后果都跟梅萍说了。梅萍哭着拉住大夫的手说：

“我不管，我求求你们，只要他能有一口气，能叫我一声小萍，我就心满意足了。”

她的目的达到了，病床上的汉风不仅能叫她小萍，还能给她讲

笑话，抚摸她，给她演奏小提琴……

得知汉风将终身瘫痪的消息的人们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到医院探望他，却意想不到地受了他谈笑风生的鼓舞，变得开朗起来。人们由衷地说：

“真没想到汉风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他笑傲死神，蔑视生活中的一切灾难……”

连与他多年来朝夕相处的梅萍都对此深信不疑。没想到，他留给她的却是这样一张简短的字条：

小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螭蛇乘雾，终为土灰。与其这样毫无意义地拖累你一辈子，不如先行一步。忘了我，开始你的新生活。

爱你的汉风

他就是这样，连生死诀别的遗言都充满了果敢与豪气。他是一个刚强的儒夫，一个情深义重的负心郎。

……

梅萍的眼泪不停地淌着。外面的风住了，树叶不再喧响，窗帘也不再鼓动，平静的午后令梅萍更加痛苦难耐。她起了床，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她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家，到人多的地方去，越快越好。

梅萍骑着自行车出了自家胡同。长时间的哭泣使她头重脚轻，脑海中一片昏乱。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朝单位的方向走，而是驶向了长征大街，拐进了一条小巷。当她的自行车停在李云川家的网吧门前时，才意识到自己某种潜在的“意识”。她苦笑着摇摇头，也没犹豫，径直从网吧北侧的大门走进去。

这是一个十分幽静的院落。院子正中是一平如砥的水泥地面，靠西边是一顶浓密的葡萄架，架下有着厚厚的草坪，并摆着式样古朴的石桌石凳。正面坐北朝南是一座六间房的小二楼，贴在楼体上的茶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釉面砖和铝合金玻璃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灼人眼目。院子西侧是一溜四间房，也用釉面砖贴了，那是门脸朝着巷子的网吧。李云川大部分活动都集中在正面的一楼，中间的三间房是会客室，面积足可以做舞厅了。东面与其他楼房相邻的两间是李云川的书房兼卧室，西面临巷子的一间是当初修表的小门市兼卧室。他想睡哪边就睡在哪边，全看他的兴致。

梅萍在院里支好车子，径直来到一楼正中的会客室。会客室是赭红色镶铜边儿的水磨石地板，四周围着一圈枣红色的真皮沙发和做工精致的红木茶几。有四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在沙发上零零散散坐着，一男三女。他们头上戴着耳机，手里拿着书本，正面对着复读机专心致志地学外语。梅萍没有打扰他们，悄悄退出来，进了西边的网吧。网吧里铺着墨绿色地毯，东面临巷的一侧是两组真皮沙发，南侧和西侧分摆着八台电脑，北边摆着激光打印机、复印机之类的东西。也有四个青年人在电脑前坐着，两男两女，都神情专注地盯着显示器，偶尔也快捷地敲打着键盘或者移动着鼠标。

李云川是当年自卫还击战的英雄，为了掩护战友失去了双腿。凯旋归来后他先在外省和省内巡回演讲，又在柳城社会各界和驻柳部队以及所有的学校大大小小作了几十场报告，谈理想谈人生谈奉献，谈谁是最可爱的人。热潮过后，他在已故区残联理事长老马的帮助下，用自己的抚恤金和所有的积蓄买了这套当时人们并不看好的民宅，临巷开了一道门，开始修理钟表。他边学修表边学外语，后来又开了钟表商店，接着又学电脑，掌握了英、法、日等几国外语，再后来连续翻译了几部外国著作，又开始主攻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最后盖起了小二楼，关了钟表店，开起了网吧。好多有志成才的青年男女尤其是一些残疾青年都和他成了忘年交。他们有的为

生活所迫，学外语、学电脑，掌握技能。也有的只是上网聊天，或与同伴交流，让生活更充实一点。

网吧靠门边的电脑前坐着一位留长发姑娘，唇红齿白，目含秋波，听到梅萍进来了，送给她一个妩媚的笑。这姑娘叫小鸾，是个哑妹，但并未失聪。为了不打扰他人，梅萍还是用手语问：

（“李云川在哪儿？”）

小鸾手语：（“在东边的房里睡觉呢！”）

梅萍便从网吧出来，进了东边那间屋。当初还是平房的时候，这间屋是修表的小门市，如今不过是个普通的房间而已。李云川在床上躺着，手里抱着一本厚厚的书，正目不转睛地看。

“估计你就该来了。”李云川的眼睛并未离开书页。

“快起来，你就不能坐在椅子上好好看看书？毛病。”梅萍一把夺过李云川手里的书放在一边。

李云川从床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

“说吧，找我什么事？”

梅萍极不喜欢他这种先知先觉的神态，也不想现在就表露自己的心迹，只是说：

“起床起床，我给你洗洗床单。”梅萍从床下拉出一个洗衣盆。

“算啦，前两天刚洗过。”

“天热了出汗多，你翻身又不利索，快一点。”梅萍说。

“你这人呀，热心得有些过头。要不是我这人聪明绝顶，准会以为你爱上我了。”李云川极不情愿地挪着身子，拿起立在窗下的一长一短两条假肢，斜靠在床边。

梅萍拿起李云川的两条假肢又放在一边，说：

“算了，大热天的别戴了，反正你也不打算出门。”梅萍将墙角的轮椅推到床边，等李云川撑着轮椅扶手坐上去后，便开始整理着枕边和床上堆积的各种书籍和资料，将它们一摞摞地搬到里侧的一张小桌上：

“你看看你，用不了一两天，床上都成了垃圾堆，想看哪本书拿哪本呗，成堆成堆的往床上扔，你长着几双眼？”

“这你就不懂了，有时候并不是一两本书能解决问题的。”

“那你去书房呀，书房是个摆设？给你看的？”

李云川抬起一只手摆了摆，笑着说：

“好了你别唠叨了，要不然进来人还以为你是我老婆呢！”

梅萍笑笑，把床单枕巾和李云川换下的几件衣服都扔进大盆里。

“这屋里的空气也太差了，你也到外面透透气去。”梅萍推起轮椅出了门，将李云川一直推到院子西边的葡萄架下。然后自己拿了洗衣粉和小凳，连同洗衣盆端出来，又提来一桶水，一并放到葡萄架下。

“屋里有洗衣机，干嘛不用？”李云川问。

“我也运动运动，再说也能跟你说说话。”梅萍将洗衣粉搅进水里，把衣服泡进去，然后张着两只湿手，定定地望着李云川。

李云川掏出香烟叼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着，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将额前浓密的头发往起甩了甩。李云川肤色微黑，有着粗重的浓眉、高挺的鼻梁和线条分明的嘴唇，属于那种刚劲的男人风格。他的眼角有着细密的皱纹，但似乎不是在显示年龄而是意在表现幽默风趣的特性。像他这种人不宜仔细打量，看得久了就忍不住会想他那两条被炮弹抛向空中的双腿，不由得生出一种惋惜。

“喂，干嘛老看着我？”

“我发现你越活越年轻了。”梅萍笑着说。

“那当然，钱够花觉够睡，想找件上愁的事吧又没有，不年轻才见鬼呢。”李云川挠挠头发说。

“你年轻时想必也是一表人才。”

“这可真叫你说对了。我当兵那阵子，不仅人才出众，而且体格强壮。军事科目没的说，跳沙坑过独木桥翻板障，身形矫健。各

种枪械，卧姿立姿，点射连发，百步穿杨。还有玩单杠，单立臂双立臂双臂大回环单臂大回环。我们通讯连有个女兵班，到了晚上学习的气氛很浓，其实都是在给我写情书。”

“别臭美了。”梅萍揉了揉两把衣物，觉得时间还不太够，便停下手说：

“也奇怪，我搞了这么多年残疾人工作，见过的残疾人成百上千，就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自我感觉这么好的。”

“那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心理障碍。”

梅萍不说话了，低下头用力搓衣服。她脸上的笑容被笼罩在往事的阴影里，她抬头望着李云川，充满感激地说：

“云川，汉风走后那段痛苦日子对我来说真是不堪回首，要不是你这位心理医生帮我疏导，真不知能不能挨过去。谢谢你陪我度过那段要命的日子。”

李云川满不在乎地摆摆手：

“你现在说我是心理医生还差不多。那时候，我不过是应出版社之约翻译了美国心理学博士的一部著作，略知一点皮毛。要是现在，砍瓜切菜就帮你摆平了。”

“云川，这阵子我也不知咋搞的，老梦见汉风，尤其是他自尽后那天夜里的场面，总是在梦里出现。我觉得自己又回到过去痛苦的阴影里，你说我到底怎么了？”

李云川不说话，只是望着梅萍笑。

“你笑什么，阴阳怪气的，人家问你正经的呢！”梅萍不满地说。

“汉风去世几年了？”

“六年半。”

“那我告诉你，这不是阴影，而是第二次爱情的曙光。恭喜你！”

梅萍用力拧着一件衣物，停了手：